

資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精正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一百六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二十一 一起承聖二年
盡承聖三年

世祖孝元皇帝下

癸承聖二年 魏元欽二年齊高洋天保四年 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 丙子山胡圍齊離石戌寅齊主洋

討之未至胡已走因巡三堆大獵而歸 以吏部尚書王褒為左僕射 己丑齊改鑄錢文曰常平五銖 二月庚

子李洪雅力屈以空靈城降陸納納因洪雅殺了道貴納以沙門寶誌詩識有十八子以為李氏當王 天監中寶誌為讖云太歲

龍將無理蕭經蕭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 甲辰推洪雅為主號大將軍使乘平肩輿列鼓吹納帥眾數千左右翼從 魏太

師泰去丞相大行臺為都督中外諸軍事 王雄至東梁州黃嚴寶帥眾降太師泰赦之遣其豪帥於雍州 齊主

洋送柔然可汗鐵伐之父登注及兄庫提還其國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國人立登注為可汗登注復為其大人阿富

提所殺國人立庫提 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 考異曰顏師古隋書突厥傳云弟逆可汗立今從周書及北史 三月遣使獻馬

五萬於魏柔然別部又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可汗 考異曰魏書北史蠕蠕傳皆云立鐵伐為可汗突厥傳皆云立鄧叔子為可汗蓋諸部分散各有所立也 乙息記

擊破鄧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乙息記卒捨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 為俟斤錄卒攝圖爭國張本考異曰周書作木汗隋書作俟斗

木杆今北史 木杆狀貌奇異性剛勇多智略善用兵鄰國畏之 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書版為紀像親釘文體以

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絕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鎮巴東 巴東信州 執留使者啟紀云侯景未平宜

急進討已聞荆鎮為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其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左傳齊無知殺其君廩丘糾無知公子小白自莒入於齊

晉莊公伐齊納子糾魯師敗績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乃殺子糾魏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咸難之大將軍代

人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阻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

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 陸納遣其將吳藏潘

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 按下文陸納夾岸為城甲子王僧辯攻拔之乙丑迥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

僧辯 考異曰僧辯傳云與陳霸先讓都督今從典略 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為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辯軍於車輪 戊戌齊主洋還

鄆 吐谷渾可汗答呂雖通使於魏而寇抄不息宇文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姑臧討之夸呂懼請服既而復通使於

齊涼州刺史史肅前硯知其還襲之於赤泉 唐志涼州姑臧縣有赤水軍本赤烏鎮有赤烏 衆因名幅員五千一百八十里軍之最大者也 獲其僕射乞伏觸拔 陸

納夾岸為城以拒王僧辯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為怯不設備五月

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親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走保長沙乙丑僧

辯進圍之僧辯坐壘上視築圍壘吳臧李賢明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蒙循直進趣僧辯時杜龕竝侍左右甲

士衛者止百餘人力戰拒之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據胡牀不動裴之橫從旁擊藏等藏敗退賢明死

李賢明本侯景將 臧脫走入城 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為

也景敗歸王琳 梁州刺史紀以為潼州楊漫琛求為黎州刺史以為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

戮力保國甯民而兄弟尋戈 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 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此自亡之道也 夫木朽不離世哀難佐不如

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略將二千人鎮劍閣又遣其堵樂廣鎮安州 五代志普安郡梁置南安州後 改為安州普安舊曰南安西魏

改普 與漫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泰密賜乾運鐵券授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尉遲迥以開府儀同

安 三司侯呂陵始為前軍 侯呂陵虜 三子姓 至劍閣略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涪水 涪水自龍州入潼州 界潼州治涪其城西

臨治 乾運以州降迥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水豐侯偽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

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五代志隆山郡隆山縣舊曰健為縣置江州迺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聞侯景已平

乃自悔召太子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

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為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為然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

眾曰敢諫者死己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舻蔽川護軍陸灋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連石填江鐵鎖斷之帝拔任

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帝封子方智為晉安王使助灋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本為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

許妻以廬陵王續之女使宣猛將軍劉綏與之俱 庚辰巴州刺史余孝頃將兵萬人會王僧辯於長沙 豫州太

守觀甯侯永容而少斷左右武蠻奴用事軍主文重疾之永將兵討陸納至官亭湖重殺蠻奴永軍潰奔江陵重將

其眾奔開建侯養蕃時鎮鄱陽遂殺重而并其眾 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陸灋和告急相繼上復

拔謝答仁於獄去年侯景敗得謝答仁不殺而囚之以為步兵校尉配兵使助灋和又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

使送示之納眾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陸灋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

沙兵恐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既入納遂降相州平上復琳官爵使將兵西援峽口 甲辰齊章武景王庫

狄干卒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景將眾七千營壘與陸灋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

如家人禮陸納既平相州諸軍相繼西上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壁左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偏以璧見於羣望

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者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

之平王弱抱以入再拜皆僞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

壓紐後平王卒有楚國 讓秉永龍懼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愛不知所為乃遣其

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以前旨還蜀奉業知紀必敗啟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

和紀以黃金一斤為餅餅白為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綉綵絙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為賞甯舟刺史陳智

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稱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

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歆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諸城已降江陵兵斷道故不獲退

順流東下游擊將軍琳猛追擊之紀眾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

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

紀及其幼子圓滿陸灋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饗餐氏下劉孝勝獄已而釋之上使謂

江安侯圓正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圓正聞之號哭以禍難之興皆由圓照于是哭世子不絕

聲上頗使覘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阿兄何乃亂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云計誤上竝

命絕食於獄至晝聲啖之十三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乙未王僧辯還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鎮魏尉遲迴圍成都

五旬永豐侯撫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迴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

戊戌撫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迴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

士軍無私焉魏以撫及圓肅竝為開府儀同三司以迴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迴於是擢用賢

才以甯輯一方初丞相府田曹參軍隴西辛昂隨迴伐蜀以功授輔國將軍至是迴表昂為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

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而愛之迴又以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既達於從政乃復表昂行成都

令事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講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

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竝深感悟歸而告其父兄曰辛君教誡如是豈可違之於是并邑

肅然咸從其化庚子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慆御史中丞劉歆諫曰建業

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威

之荊州記曰自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宏正尚書右僕射

王褒曰若士大夫微見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未名

天子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宏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宏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

非良計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堂後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為何如眾莫敢先對上

曰勸吾去者在左袒右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

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

去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以湘州刺史王琳為衡州

刺史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丙子以護軍將軍陸澄和為郢州刺史史法和為政不用刑

獄專用沙門法及西域幻術教化部曲數千人通謂之弟子契丹寇齊邊于午齊主洋北巡冀定幽安逐伐契丹

齊主洋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退北奔見一百六十卷武帝太清二年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

汗薩帥眾繼之步大汗虜三字姓考異曰梁書作邢吳遠步六汗薩今從北齊書北史陳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冬十

月丁酉齊主洋至平州從西道趣長塹曹操征烏桓出盧龍塞長塹山堙使司徒潘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

丑至白狼城士寅至昌黎城使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斷契丹走路魏收地志營州統內建德郡治白狼城中興初分樂陵置安德郡治般縣

至陽師水唐志貞觀三年以契丹室韋部落置師州及陽師縣於營州之廢陽師鎮即此倍道兼行掩襲契丹齊主露髻肉袒晝夜不息行千餘里踰越山

領為士卒先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甲辰與契丹遇齊擊大破之虜獲十餘萬口雜畜數百萬頭潘樂又於青山破契

丹別部丁未齊主還至營州乙酉王僧辯至姑孰遣南豫州刺史侯瑒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袁之橫袁東

關以待齊師丁巳齊主洋登碣石山臨滄海遂如晉陽以肆州刺史斛律金為太師召還晉陽拜其子羨為武衛

大將軍命其孫武都尚義甯公主寵待之厚羣臣莫及閏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瑒與郭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

敗溺死者萬計湘潭侯退復歸於鄴王僧辯還建康吳州刺史開建侯蕃恃其兵彊貢獻不入五代志鄴陽郡梁置吳州上密

令其將徐佛受圖之佛受使其徒詐為訟者詣普遂執之上以佛受為建安太守以侍中王質為吳州刺史質至鄱

陽佛受置之金城自據羅城掌門管左傳秦杞子曰鄭人使我掌繕治舟艦甲兵質不敢與爭會蕃故部曲數千人

攻佛受佛受奔南豫州侯瑱殺之質始得行州事十一月戊戌以尚書右僕射王褒為左僕射相東太守張綰為

右僕射己未突厥復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癸亥齊主洋自晉陽北擊突厥迎納柔然廢其可汗庫提立阿那

瓌子菴羅辰為可汗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魏尚書

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丙寅上使侍中王琰使於魏魏太師秦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譽聞之益重其貢

獻十一月齊宿預民東方白額以城來降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甲承聖二年魏元廓元年齊高洋天保五年春正月癸巳齊主洋自離石道討山胡魏收地形志永安中置顯州治汾州六壁城蓋在隋

郡界常山王演從晉州道夾攻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以賣軍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

能至水經河水東逕蒲州石樓山南又南逕蒲城東蓋其地在蒲子縣西五代志汾州樓山縣有北石樓山又有石樓縣舊置吐京郡梁白曰石樓縣本漢上軍無後魏置吐京郡蓋胡俗譯言音訛變故曰吐京也隋改縣曰石

樓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齊主命刳其五藏什長十人令九人食之肉及穢

惡皆盡自是始為威虐陳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泰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進圍涇州五代志江都郡永福縣舊曰沛梁置涇州

領涇城東陽二郡陳廢涇州併二郡為沛郡後周改沛郡為石梁縣唐併石梁縣入六合北史梁涇州在石梁杜佑曰揚州天長縣梁於石梁置涇州南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皆出

石梁為之聲援辛丑使晉陵太守杜僧明帥三千人助東方白額魏太師泰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

一品為九命第九品為一命改流外品為九秩亦以九為上五代志曰泰命尚書盧辯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孤

之臣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上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上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謂

諸侯及其臣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

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子男之大夫公之上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大夫三命子男

有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遵中山公諡皆出金口以言故稱小兒王

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為武衛將軍分掌禁兵基遠之子暉彌之子翼諱之子也田是委三言注

之雍州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卷齊明帝建武三年委不綸

十六大姓九十九魏始祖成帝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秦乃以諸將功臣老為三十六大姓

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三月丁亥長沙王韶取巴郡
江陵城濠中有龍膽出灿灿五色並躍入水

小龍相隨飛去蒼龍騰躍墜死於陸道龍處為窟若數百斛圍舊大城上常有紫氣至是利涉乃具船

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丁未齊將王球攻宿預杜僧明出擊大破之琰歸宣城

司徒上怪之王褒曰灋和既有道術容或先知戊申上就拜灋和為司徒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太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

興之其蕭繹之謂乎荊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為之備馬伯符密使告

帝武帝大清三年楊忠入寇伯符以下漾城降之因留於魏帝弗之信 柔然可汗菴羅辰叛齊齊主洋自將出擊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走太

保安定王賀拔仁獻馬不具駿齊主拔其髮免為庶人輸晉陽負炭 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

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奏收誣罔一代罪當誅尚書

左丞盧斐頓邱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啓齊主洋云臣既結怨彊宗盧李山東望族故以為彊宗將為刺客所殺齊主怒於是斐

庶及尚書郎中王松年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甲坊造甲之方斐庶死于獄中潛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潛

度世之曾孫斐同之子松年遵業之子也曰夏四月魏主廓大饗羣臣秘書監柳蚪執簡書告於朝曰廢帝文皇帝

之嗣子也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於公不才亦由於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

乃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託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師泰乃令太常盧辯作詔以諭公卿深引

以為己罪 柔然寇齊肆州齊主洋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柔然散走時大軍已還齊主以二千餘騎為殿宿黃瓜堆

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四百圍之齊主安臥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圍而出柔然

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虜二萬餘口令都督善無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威

阿那肱以兵少請益齊主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菴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免 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

等聘於魏 癸酉以陳霸先為司空 丁丑齊主洋復自擊柔然大破之 庚辰魏太師泰醜殺故主欽 五月魏

直州人樂熾洋州人田越金州人黃國等作亂五代志西域郡安康縣齊置安康郡魏置東梁州西魏改曰直州漢川郡西鄉縣舊曰豐甯置洋州及洋川郡考漢川志蜀分漢成固縣

立南鄉縣晉改為西鄉縣魏開府儀同三司高平田宏河南賀若敦討之不克太師泰命車騎大將軍李遷哲與敦

共討熾等平之仍與敦南出旬地至巴州巴州刺史年安民降之考異曰典略云斯梁巴州刺史年安平今從周書北史巴漢之民皆附於魏

春秋巴子之國三巴郡地是也春秋百濮之地在西城上庸之間蠻酋向五子王陷白帝還哲擊之五子王遁去還哲追擊破之泰以還哲為信州

刺史鎮白帝信州先無儲蓄還哲與軍士共採葛根為糧時有異味輒分嘗之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軍士咸悅屢

擊叛蠻破之羣蠻懾服皆送糧餽遣子弟入質由是州境安息軍儲亦贍還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累世雄

豪為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厚自奉養妻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

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奄閹守之還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飲讌盡生章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

以審之柔然乙旄達官寇魏廣武魏收志東夏州偏城郡帶廣武縣五代志延安郡豐林縣後魏置廣武縣及偏城郡宋熙寧九年省豐林為鎮併屬虜施縣遣柱國趙貴追

擊破之改正柱國趙貴原文作李弼按周書本紀乃責非弼也致責傳亦然故改正廣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

三內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啟求入朝乙巳上以王琳為廣州刺史勃為晉州刺史五代志同安郡梁置上以琳部眾

彊盛又得眾心故欲遠之琳與主書廣漢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還琳領南如

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以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宜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甯琳自放

兵作田為國禦捍若有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還棄領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膺然其言而弗敢啟散騎

郎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為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

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肅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

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救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

引兵助嚴超遠拒之瑱彪未進又遣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襲盱眙時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

廣陵涇州皆告急於齊齊諸將患之詔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彊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

君不足憂五搆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舊等圍宿預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師猝至望風

資公自監甫正 卷五十五 梁紀二十一 五

退走詔進擊超達破之回趣廣陵陳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秦郡時吳明徹圍齊海西海西縣前漢屬東海郡後漢屬廣陵郡齊明帝置東海郡東魏鎮將中山郎基固守軍糧既罄戎仗亦盡乃削木為箭翦紙為羽明徹圍武定七年改海西郡今西海州即其地之十旬卒不能克而還基後還鄴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

此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典尤長吏事嘗為潁川太守潁川西界與魏接境因侯景背叛東西分隔土人仍緣姻舊私相交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原情料處自非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獄訟清息

官民遐邇皆相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癸未有黑氣如龍見於殿內 柔然帥餘眾

東徙且欲南寇齊主洋帥輕騎逐之於金川唐志單于府帶金河縣其即金川與柔然聞之遠遁營州刺史靈邱王峻設伏擊之獲其

名王數十人 鄧至羌檐衍失國奔魏太師泰使秦州刺史宇文導將兵納之 齊段韶還至宿預使辯士說東方白額白額開門請盟因執而斬之 秋七月庚戌齊主洋還鄴 魏太師泰西巡至原州 八月壬辰齊以司州牧

清河王岳為太保司空尉粲為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為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為左僕射 乙亥齊儀同三司元旭坐事賜死丁丑齊主洋如晉陽齊主之未為魏相也太保錄

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常侮之及將受禪隆之復以為不可齊主由是銜之崔季舒譖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齊主以隆之受任既重知有冤狀便宜申滌何得委過要名非大臣義禁之尚書省隆之嘗與

元旭飲謂旭曰與王交當生死不相負人有密言之者齊主由是發怒令壯士築百餘拳而捨之辛巳卒於路久之齊主追忿隆之執其子慧慈等二十人於前齊主以鞭叩鞍一時頭絕竝投尸漳水又發隆之塚出其尸斬截骸骨

焚之棄於漳水 齊主使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帥眾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九月齊主巡四城欲以致魏師魏師不出乃如晉陽 魏太師泰欲開廣梁漢舊路命侍中崔猷開通車路鑿山

堽谷五百餘里至於梁州 帝好元談辛卯於龍光殿講老子 曲江侯勃遷居始興王琳使副將孫瑒先行據番
禹音 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人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

問謹曰為肅縹之計將如之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上策也謂東還建康也移鄆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陣

堽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

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儒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

總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甯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

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侍中王琛曰臣揣字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去年王琛嘗使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

譽帥眾會之丁卯帝信諸內外戒嚴王琛至石梵石梵在沔州沔口上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

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庚午復諸百官戎服以聽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為大都督荊州刺史命陳

霸先從鎮揚州僧辯遣豫州刺史侯瑱帥程靈洗等為前軍克州刺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為後軍甲戌帝夜登鳳

凰閣從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倚欄而又從處為從倚翼軫竟荊州分今必敗矣嬪御皆泣陸灋和聞魏師至自郢州入漢口將赴江

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灋和曰灋和是求佛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

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來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報定不可逃也遂還州壘其城門以白土塗城門

示有著良經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帝大閱於津陽門帝都江陵外城門亦依建康城門名之津陽門城東面東來第二門遇北風暴雨輕輦

還宮晏未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甲申護克武甯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

插木為之周圍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張綰為之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

諸軍事四廂領直元景亮為之副王公以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夜魏軍至黃華去

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雋州刺史裴鐵繼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賈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柵杷門出

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繼之高之子也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遂止宮外宿民家已亥移居祇洹寺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氣壘於馬頭江陵南岸謂之馬頭岸遣為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占

為詩羣臣亦有和者俄而有流星墜於城中帝援著筮之卦成取龜式驗之因抵於地曰吾其死此下乎因裂帛為

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寅還宮癸卯出長沙寺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

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長沙寺朱買臣接劍進曰唯斬宗懔黃羅漢可以謝天下買臣罪其諫還建康也帝曰曩

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東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王琳為鎮南將軍以裴政為府長史至百里洲

為魏人所獲梁王褒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詭對曰

唯命警鎖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時都江陵上臺所在故亦謂之臺城在故亦謂之臺城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告城中兵曰

援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閒使被擒當碎身報國監者繫其口終不易辭答怒使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

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政之子大業大寶之弟也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

中負戶蒙楯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眾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

内外大駭魏眾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答仁朱買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匡

質於子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眾以王僧辯子侍中顓可為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

胡僧祐死乃用為都督城中諸軍事裴繼裴機歷陽侯峻皆出降于謹以機手殺胡文伐并繼殺之峻淵猷之子也

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考異曰隋經籍

志云焚七萬卷南史云十餘萬卷按王僧辯所送建康書已八萬卷并江陵舊書豈止七萬卷乎今從典略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數曰文武

之道令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朱買臣諫曰城中兵眾猶強乘間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

之

之可渡江就任約

任約襲豐馬頭岸與江陵僅隔一江耳

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帝以問王褒褒曰答

仁虞景之當言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字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

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為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子謹徵太子為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

筆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謹為柱國大將軍封常山公有頃黃門郎斐政犯門而出帝遂去羽儀文物白馬紫衣出東門

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闔門扇也魏軍士度動羣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駕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

扼其背以行達于謹胡人牽帝使拜謹撫帝令西至龍泉廟出武陵河東二王諸孫於獄列於沙州鎖械嚴酷瘡痍

腐爛引帝使視之謂曰此皆骨肉忍虐如此何以為君帝無以應梁王譽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為答

所詰辱乙卯子謹令關府儀同三司長孫儉入據金城帝給儉云城中埋金千斤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

譽見辱之狀謂儉曰向聊相給欲言此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於主衣庫此主衣庫在江陵帝性殘忍且

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為政尚嚴及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梏殺之事未

成而城陷中書郎殷不言先於別所督戰城陷失其母時冰雪交積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於道求其母尸無

所不至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渥水漿不入口號哭不輟聲如是七日乃得之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

退皮巴陵子謹遣帝使為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令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自由僧辯亦不由我又從

長孫儉求宮人王氏荀氏及幼子廋首儉竝還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庚申齊主洋

北巡至達達鎮行視山川險要將起長城辛未帝為魏人所殺年四十七梁王紀遣尚書傳准監刑以土囊墮之譽使

以布帊纏尸通俗文曰三幅為帊斂以蒲席束以白茅葬於津陽門外并殺慈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陽王大成等帝性

好書籍因患目多不自執筆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不絕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司一更恒致達曉常眠熟大

軒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輒驚寤更令追讀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援筆立就殆

不游手常言我韜於文士

今人謂器幣有餘用者為寬韜與此韜同義

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然性好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

有勝己者必加毀害雖骨肉亦被其禍尤多禁忌牆壁顛倒屋宇傾頽年月不便終不脩改庭草蕪沒令鞭去之初

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淮西天下大亂

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而遭禍魏立梁王譽為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表三百里資以江陵緣江之地延表三百里

及三百里也仍取其雍州之地營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營備禦內實防之以前儀

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宗渾天儀梁銅曆表宋渾天儀元嘉十三年錢樂之所鑄也梁銅曆表武帝所造魏相風烏銅蟠螭

跌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

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譽將尹德毅說譽曰魏虜貪憚肆其殘

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為國今魏

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請于謹等為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

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

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及其咎願殿下恢宏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譽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

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人將不食言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譽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

辯陳霸先等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為大宰承制王褒王克劉毅宗懔殷不害及尚書右丞吳興沈炯皆隨謹

西還初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苦寒之狀帝及諸丈王竝和之競為悽切之詞至此方驗焉及至長安太師泰喜

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足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皆厚禮而用之泰親至于謹第宴勞極歡賞謹奴婢

千口及梁之寶物并雅樂一部別封新野公既封常山又封新野故曰別封謹固辭不許謹自以久居重任功名既立欲保優閑乃

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奏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八皇得遠爾獨善遂不受初江陵既平衣冠士伍多沒為

僕隸元帥府長史唐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之而獲濟者甚眾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惟得畫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泰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泰不信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惟見文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餘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暇恒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聞夜宴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者又割家腴田宅以賑之所留遺子孫者竝堯塤之地朝野以是稱之是歲魏秦州刺史章武孝公宇文導卒導少雄豪有仁惠為華秦二州刺史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深為吏民所附及是卒華戎會葬萬有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劔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經略未附華夷懷之